

阿嘉莎·克莉斯蒂

· 小说选 ①

(台湾)三 毛 主编

(英)阿嘉莎·克莉丝蒂小说选(9)

鸽群里的猫
清洁妇命案
第三个女郎

华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6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嘉莎·克莉丝蒂小说选/(英)阿嘉莎·克莉丝蒂著;
三毛主编.-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5.1
ISBN 7-5075-0239-2

I. 阿… II. ①阿… ②三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6261 号

阿嘉莎·克莉丝蒂小说选(9)

(台湾)三 毛 主编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0 字数 5000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 册

ISBN 7-5075-0239-2/I·37 定价:180.00 元(全套)

... 13.00 元

楔 子



草堤女校暑期班开学的日子。已近黄昏的阳光照射在屋前宽敞的碎石回车道上。屋子的前门大开，门内站着范西塔小姐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，一身剪裁得宜的裙套装，与这幢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屋子，相映生辉。

一些不知情的家长，都把她当成是高贵的巴丝路小姐本人，不知道巴丝路小姐一向都隐退在某个清静的圣厅，只有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特权份子，才得晋见。

在范西塔小姐一旁忙着的是查威克小姐，怡然自得，一副聪明相。她是草堤女校不可或缺的一份子，很难想象草堤女校能没有她。事实上，草堤女校一直有她存在。巴丝路小姐和查威克小姐一起创办了这所女校。查威克小姐是数学老师，身子微驼，戴着夹鼻眼镜，穿着随便，讲话虽然有点含糊，却不令人生厌。

范西塔小姐落落大方地寒暄招呼着，欢迎的话语满房子飘荡。

“你好吗，安诺小姐？嗨，李迪亚，你的希腊海上之旅还愉快吗？真是个难得的机会！有没有拍到好镜头？”

“是的，佳妮小姐，巴丝路小姐已经收到了你有关艺术课程的信，而且一切都已安排好了。”

“你好吗，伯德太太？呃，我想巴丝路小姐今天恐怕没时间跟你商讨。罗昂小姐就在附近，如果你想跟她谈谈也可

以。”

“我们已经帮你换了寝室，就在苹果树旁的那个边间。”

“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裴尔丽女士，今年春天以来，天气一直都糟。这是你最小的公子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海克特？你手上拿的飞机真漂亮，海克特。”

“午安，教授，您有没有再挖出什么有趣的东西来？”

2

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，巴丝路小姐的秘书安·夏普兰，正快速而精确地打着字。安是一个三十五岁，面貌姣好的女人，一头黑发梳理得如同一顶黑缎小帽。如果她有心，她可以成为一个迷人的女郎，但是生活的历练已教会了她，能力与效率总是能得到更好的报偿，同时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缠干扰。目前，她正集中心思在任何一件身为一个著名女校校长的秘书应该做到、做好的工作上。

每当她在打字机上换上一张新纸时，她时常望向窗外，蛮有兴趣地观看着来宾。

“天啊！”安敬畏地自言自语，“我不知道英格兰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私家轿车司机！”

后来，当一辆豪华的“劳斯”汽车开走，一部破破烂烂的小“奥斯汀”开过来时，她不禁失声而笑。一个面露烦恼之色的父亲，跟一个看起来比他平静多了的女儿，从那辆破车里出来。

当他不安地暂停了一下时，范西塔小姐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迎向他们。

“哈格瑞弗少校？这是您的千金艾利生？请进屋子里，我想让您亲自看看您千金的房间。我……”

安咧嘴一笑，又开始敲打着键盘。

“好一个老范西塔，令人赞赏的‘见习校长’。”安自言自语，“她真会抄袭巴丝路所有的招式，事实上，她真是模仿得维妙维肖！”

一部漆成红蓝双色，庞大豪华的“凯迪拉克”驶进了车道（由于车身的长度，显得有点困难），停在哈少校那部古董“奥斯汀”后面。

司机跳出来打开车后座门。一个身材高大、留着胡须、皮肤黝黑、穿着无袖长褂的男人站了出来，接着是一个穿着巴黎最新流行服装的妇人，然后是一个苗条的黑女孩。

“那可能是那叫什么来着的公主，”安心想，“真无法想像她穿上学校制服会是个什么样子，我想这个谜底明天就可揭穿……”

这时候，范西塔小姐和查威克小姐双双迎了出来。

“他们将可晋见校长大人，”安如此想着。

然后，她想，奇怪的很，大家都不太喜欢巴丝路小姐的笑话。巴丝路小姐是个重要人物。

“所以你还是小心你自己的言行吧，小姐，”她自言自语，“而且，快把这些信打完，不要打错任何一个字。”

安不是一个会犯错的秘书，她有资格随意挑选秘书工作。她曾经是一家石河公司总裁的私人助理；以饱学多识、脾气暴躁、手迹难辨出名的莫文·杜汉特爵士的私人秘书。在她前任雇主当中，还包括两位内阁阁员，以及一位位居要津的文官。但是大体上来说，她总是在男人堆里工作。她想

知道她现在——如同她自己说的——完全沉浸在女人堆里工作，会有什么感受。管它的——这总是新鲜的经验！何况还有丹尼士！忠实的丹尼士，从马来亚、从缅甸、从世界各地归来，总是一样全心全意的爱她，一再地要求她嫁给他。亲爱的丹尼士！不过要是真的嫁给他，那日子可就太枯燥乏味了。

她即将面对远离男人堆的日子。学校里的教职员——没有一个男的，除了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园丁。

但是安在这一点想法上错了，她望向窗外，惊喜地看到一个男人，在车道过去那边修剪着树篱——是一个园丁没错，但年龄却离八十太远了。年轻、英俊、皮肤微黑。安为他的出现感到诧异——是有人提过找临时工——但这个人可不是粗汉子。喔，对了，时下的人们什么工作都干。有些年轻人试图筹足一些钱，好进行自己的计划或什么的，或是真的纯粹只是为了锻炼身心。但是他修剪树的手法十分纯熟老练。他大概真的是个园丁吧！

“他看起来，”安自言自语，“他看起来似乎满讨人欢心的……”

她高兴地注意到，只剩下一封信要打，打完之后，她可以到花园那里去散散心。

3

在楼上，女舍监乔生小姐正在忙着分配房间，欢迎新生，和旧生寒暄。

她很高兴又开学了。放假的时候她总是不知道做什么

好。她轮流住到她两个已婚姐姐家里，但是她们自然对她们自己的家事比对草堤女校有兴趣。虽然乔生小姐也还蛮喜欢她的两个姐姐，但是她真正感兴趣的只是草堤女校。

是的，太好了，又开学了。

“乔生小姐？”

“什么事，潘美娜？”

“乔生小姐，我想我的皮箱里有东西打破了，都渗到其他东西上了。我想是发油。”

“啧啧！”乔生小姐连忙过去帮她清理。

4

布兰奇小姐，新来的法文教师，正走在碎石回车道过去那边的草坪上。她以赞赏的眼光，看着那壮实的年轻人在修剪着树篱。

布兰奇小姐身材瘦长，胆小羞怯，不太引人注目，但是她本人却注意每一事物。

她的目光投向那列驰向前门的车队，以金钱的角度衡量它们。这所草堤女校实在不容轻视！她在脑海中估计巴丝路小姐赚取的利润。

真的！真的不容忽视！

5

教英文、地理的瑞奇小姐快步走向屋子，偶尔有点踟蹰，因为她时常忘记先看看她要走的路。她的头发，像往常

一般，从发髻上散落下来。她有着一张热心、难看的脸。

她自言自语：

“又回来了！回到这里……似乎已好几年了……”她绊到一把耙子，年轻的园丁伸出一只手扶住她，说：

“小心走，小姐。”

爱琳·瑞奇说：“谢谢你。”看都没看他一眼。

6

两位次级教师，罗昂小姐和布莱克小姐，漫步走向体育馆。罗昂小姐纤瘦、微黑而热情；布莱克小姐丰满、白皙。她们正活泼地谈论着她们最近在佛罗伦斯的遭遇；她们看过的风景、雕塑、水果花，吸引两个年轻意大利绅士对她们的注目（轻浮的注目）。

“当然大家都知道，”布莱克小姐说，“意大利人是什么样的。”

“没有自制力，”学过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罗昂小姐说。“给人的感觉是十足的健康。毫无自制能力。”

“但是邱舍彼知道了我在草堤执教之后，相当有好感，”布莱克小姐说。“他马上变得对我相当尊敬。他有个表妹想进这里，可是巴丝路小姐不敢确定是否还有余额。”

“草堤是一所值得一进的学校，”罗昂小姐高兴地说。“真的，那新建的体育馆给人很深刻的印象。想不到它能及时盖好。”

“巴丝路小姐说非赶工盖好不可，”布莱克小姐说，语气就象巴丝小姐在下最后通牒一般。

“啊，”她有点受惊地叫了一声。

体育馆的门突然打开，一个发色赤黄的健美女人走了出来。她用锐利、不友善的眼光瞪了她们一眼，随即快步离去。

“那一定是新来的体育老师，”布莱克小姐说。“真粗鲁。”

“不太令人愉快的新同事，”罗昂小姐说。“以前的罗瑞莫小姐多友善、合群。”

“她居然瞪我们，”布莱克小姐愤慨地说。

· 她们都感到相当愤慨。

7

巴丝路小姐的客厅有两面窗子，一面可以看到车道以及车道外的草坪，另一面可以看到屋后的石南花丛。这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房间，而巴丝路小姐不只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女人。她身材高大，相貌高贵，一头梳理得宜的灰发，灰色的眼球充满天生的气质，一张坚毅的嘴。这所学校的成功（草堤是英格兰办得最成功的学校之一）完全归功于校长的性格。这是一所学费昂贵的学校。但这并不是它的特征所在。应该说虽然你付出高学费，但是你能得到你所付出的代价。

你的女儿依照你的心愿受教育，也依照巴丝路小姐的心愿，而这两者加起来的教育成果，令人满意。由于学费高昂，巴丝路小姐才能聘足人手。这所学校重质不重量，如果说它偏重个人主义，那它也有它的纪律。“不用统治的纪律”是巴丝路小姐的座右铭。她想，纪律使年轻人安心，给予他们

一种安全感；统治则引起怒躁。她的学生各式各样都有，其中包括几位家境良好的外国人，通常是外国皇室。也有来自英国的好家庭或是富裕人家的女孩。她们想接受文化艺术的训练，只要具备一般的生活知识及社交能力，她们将被教导成和蔼可亲、涵养极佳、能参与任何智能上的讲座的女孩。有些女孩则想用功以通过入学考试，然后取得学位，这些女孩需要的只是良好的教导，以及特别的关注。有些女孩则是因为不能适应传统的学校生活而转来这里。然而巴丝路小姐有她自己的规矩。她不接受低能儿，或是不良少女，而且她优先接受那些她自己喜欢的家长的女儿，或是她自己认为有发展潜力的女孩。她的学生年龄差异很大。有的女孩在传统的学校看来已是超龄；有些女孩只是比儿童稍微大一点。有些女孩的家长在海外，对于这些女孩，巴丝路小姐设有一套有趣的假期计划，最后决定权握在巴丝路小姐自己手里。

现在她正站在壁炉旁，听着葛罗·何普太太近乎哭诉的声音。她很有远见，没要何普太太坐下来。

“你知道，亨丽爱达神经非常紧张，真的非常紧张。医生说……”

巴丝路小姐点点头，温和地要她放心。巴丝路小姐几度忍住没把一句刻薄辛辣的话吐出口：

“你这白痴，难道你不知道，愚蠢的女人才会这样说自己的孩子？”

她同情地说：

“你不用担忧，何普太太。我们有一位罗昂小姐受过完整的心理医生训练。我相信，只要亨丽爱达在这里一两学期之后，你会为她的改变大感惊异（她是个聪明的好女孩，你

实在不配做她妈妈)。

“哦，我知道。你在蓝贝斯太太的孩子身上创造了奇迹——完完全全的奇迹！所以我相当高兴。而且我——哦，对了，我忘了。我们再过大约六周就要到法国南部去，我想带亨丽爱达一起去，也好让她透透气。”

“恐怕这是不可能的。”巴丝路小姐微笑地说，好象她是在答应一个请求，而不是拒绝。

“啊！但是——”何普太太脸上的肌肉颤动，怒气浮现。“真的，我必须坚持。毕竟，她是我的孩子。”

“不错。但这可是我的学校，”巴丝路小姐说。

“我总可以随时把我的孩子带离这个学校吧？”

“噢，是的，”巴丝路小姐说。“你可以。你当然可以。但是你带走以后，我就不让她回来了。”

何普太太这下真的冒火了。

“你不想想我付给你的学费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巴丝路小姐说。“你要你的女儿上我这个学校，不是吗？要上我的学校，就得听我的规矩，否则，悉听尊便。就象你身上穿的那套迷人的名贵衣服，很名贵，不是吗？很高兴见到一位真正懂得穿衣服的女人。”

她握住何普太太的手，不知不觉地引她来到门口。

“你一点都不用担心。啊，亨丽爱达在这里等你。”她赞许地注视着亨丽爱达，一个聪明、身心各方面都平衡发展的好孩子。可惜，她应该有个好妈妈才对。“玛格蕾特，带亨丽爱达·何普去见乔生小姐。”

巴丝路小姐回到她的客厅。几分钟之后，她说起了法子。

“但是，夫人，您的侄女当然可以研习现代交际舞，很重要的社交技能。还有，语言也是很需要的。”

再来访的客人未到，一股浓厚的名贵香水味就先袭卷进来，几乎令巴丝路小姐倒退三尺。

“一定每天都在她身上洒上一整瓶香水，”当巴丝路小姐跟那衣着讲究、皮肤微黑的妇人打招呼时，心里想着。

“真叫人心醉，夫人。”

夫人很妩媚地格格发笑。

那高大蓄须、穿着东方服装的男子，轻提起巴丝路小姐的手，低身一吻，同时以很好的英语说：“很荣幸陪西施塔公主来见你。”

巴丝路小姐已经知道她这位从瑞士一所学校转来的新生的一切，但是有点不清楚这位陪伴她来的是何方人物。她判断，不是酋长本人，也许是公使，或是代理公使。如同往例，在她不清楚对方来头时，就称呼对方“阁下”，同时向他保证，西施塔公主会受到最好的照顾。

西施塔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。她同样衣着考究，身上洒香水。她的年龄，巴丝路小姐知道是十五岁，但是就如同很多东方及地中海沿岸的女孩一样，她看起来比她的年龄大一—相当成熟。

巴丝路小姐跟她谈她预定的研习课目，发现她以极佳的英语对答如流，而且不会象一般女孩一样吃吃傻笑，心中不禁暗自松了一口气。事实上，她的举目态度，比起一般十五岁的英国女生是强多了。巴丝路小姐经常想，如果能把英国女孩送到近东国家去学习当地的文化礼仪，实在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计划。她们相互之间又交换了一些恭维敬仰的客

套话，然后客厅又恢复了静寂。访客虽已离去，但是一股浓浓的香水味仍然充溢在客厅里，巴丝路小姐不得不把所有的窗子打开，好冲淡一些。

再来的是阿普琼太太和她的女儿茱莉亚。

阿普琼太太是个年近四十，看起来还很年轻、和蔼可亲的妇人，头发沙色，脸生雀斑，戴着一顶不相配的帽子，显然是为了这种场合才勉强戴上的，因为她显然是那种通常都不戴帽子的妇人。

茱莉亚是个相貌平凡，脸生雀斑的女孩，有个聪明的前额，很有气质的模样。

例行的交谈很快便结束，茱莉亚由玛格蕾特领去见乔生小姐，临走前她高兴地说：“再见，妈妈。开瓦斯炉时千万要小心，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帮你开了。”

巴丝路小姐微笑着转身面对阿普琼太太，但是并没请她坐下。尽管茱莉亚表现相当不错，但是可能她妈妈也会象阿普太太一样，想跟她说明她女儿是个神经太紧张的女孩。

“关于茱莉亚，你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对我说明的？”她发问。

阿普琼太太愉快地回答：

“噢，没有，我不认为有什么。茱莉亚是个很正常的小孩，相当健康。我想她的头脑也相当不错，但是我敢说做妈妈的总是自认为她的儿女相当聪明，不是吗？”

“同样是做妈妈的，”巴丝路小姐绷着脸说，“差别却不小！”

“她能来这里实在太好了，”阿普琼太太说。“我姑妈付的钱，或者该说是她帮忙付的，我自己付不起。可是我实在太

高兴了。茱莉亚也一样。”她走向窗前，羡慕地说：“你的花园真漂亮，那么整洁，你一定请了不少好园丁。”

“我们以前请了三位，”巴丝路小姐说，“但是现在却缺人手，只能请到本地的工人。”

“不错，”阿普琼太太说，“时下的问题是一些自称为园丁的，通常都不是真的园丁，只是送奶员之类想多赚点外快的人，或是七老八十的老年人。有时候，我不免觉得……唷！”阿普琼太太突然惊叫了一声，眼光仍然投向窗外，“真是奇怪！”

巴丝路小姐应该注意到她的惊叫，但是却没有，因为那时她自己正浏览着开向石南花丛的那面窗子外，看到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物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威隆妮卡·卡尔登夫人，踉踉跄跄地走在小径上，一顶大黑绒帽歪戴着，边走边喃喃自语，显然已是醉醺醺的。

卡尔登夫人是个出名的“危险人物”。她是个迷人的妇人，深爱她的双胞胎女儿，在她正常的时候，非常可爱怡人。不幸的是，她常在不可预测的时候，变得不正常。她的先生，卡尔登少校，对她的时而正常，时而不正常，处理得很好。有一位表亲跟他们住在一起，随时注意卡尔登夫人，在必要的时候，把她引开。上次学校开运动会时，卡尔登夫人在她先生和表亲的紧紧相随之下，前来参观，服饰美观、清醒正常，完全是个关爱自己孩子的母亲模样。但是，当她喝醉的时候，便丑态毕露，关心她的人，劝她不要酗酒，她反倒咬定她没有喝酒，当场在地上划下一条直线，踉踉跄跄地循线前进，想证明她并没喝醉，她是个关爱孩子，正正常的母亲，为了孩子，可以滴酒不沾。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

已在今天一早搭火车来校报到，没有人料到卡尔登夫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。

阿普琼太太仍然不停地说着，但是巴丝路小姐并没有在听。她正在想着各种应变措施，因为她看出来，卡尔登夫人已快到了粗野的地步。这时，查威克小姐适时快步出现，有点喘不过气的样子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忠实的查威克，巴丝路小姐心想。不管是多紧急的情况，有人大动脉出血，或是酒醉闹事的家长，都能仰仗她适时加以处理。

“真是可耻，”卡尔登夫人对查威克小姐大吼：“居然想骗开我——不让我陪我女儿到这里来——还好我骗过了艾迪丝，假装回床休息——开车出来——避开了艾迪丝那老笨瓜……低俗的老下女……没有男人会多看她一眼……路上跟警察吵了一架……说我不适合开车……笑话……要去告诉巴丝路小姐，我要带我两个宝贝女儿回家——要她们回家，舍不得她们离开。母爱，神奇的母爱……”

“太好了，卡尔登夫人，”查威克小姐说，“我们很高兴你能光临。我很想带你去看看我们新盖的体育馆，你看了一定会喜欢。”

她巧妙地把卡尔登夫人踉跄的的脚步，引向相反的方向，带她走向体育馆去。

“我想我们会在那里见到你的两位千金，”她技巧地说。“这么好的体育馆，全新带锁的衣物箱，还有泳装晒衣间……”她们的谈话声逐渐消失。

巴丝路小姐注视着她们。卡尔登夫人一度挣开查威克小姐，转身走了回来，但是查威克小姐是她的克星，又把她拉了回去，她们的身影消失在石南花丛的角落，朝着那孤立一

幢的体育馆走去。

巴丝路小姐松了一口气。优秀的查威克，这么值得信赖！虽然跟不上时代，脑筋不太好——数学除外，但是遇上麻烦时，她总是一大助力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同时不好意思地转身面对兴高采烈讲了老半天话的阿普琼太太。

“……当然，”她正在说着：“从来没有过真正紧张刺激、勾心斗角的时候。没有跳伞从天而降，没有作过敌后破坏工作，或是传递密函。我还没有那么英勇。大部分时间都很沉闷。办公室的工作，还有策划，我是指图面上的标示，而不是真正的行动策划。但是，当然啦，有时候也相当刺激、有趣，如同我刚才所说的——所有的情报人员都在日内瓦跟踪来跟踪去的，见了面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身份，而且一场场的跟踪追逐都常常在同一家酒吧结束。当然啦，那时我还没结婚。真是太有趣了。”

她突然歉疚而友善地微微一笑，结束了话语。

“很抱歉，我讲了这么多，占了你不少宝贵的时间。你还要见那么多人。”

她伸出手跟巴丝路小姐一握，道别离去。

巴丝路小姐站在那里，皱了一阵眉头。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她感到不安。某种直觉告诉她，她可能漏掉了不少重要的话没听进去。

她把这种感觉摆到一边去。这是暑期班开学的日子，她还要见不少家长。她的学校从没这么热闹过，从没让她象现在一样自信成功在握。草堤女校正是如日中天。

她做梦也想不到，在几个星期之内，草堤女校即将厄运